

书香

双重角色下的跨界校史研究

——读《大世界里的丰碑——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生今世》

□ 张佳

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身沪江大学图书馆的首倡者、沪江大学校长魏馥兰(Francis J. White)对大学图书馆有着深刻的认识：“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没有图书馆；只要有了图书馆，不管其他的是否缺乏，大学均可照常运行；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可见，图书馆对大学的重要。王细荣博士的新著《大世界里的丰碑——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生今世》(以下简称《丰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或许能帮助人们对大学图书馆有新的认识。《丰碑》一书共8章，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历史的和当下的，即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生”和“今世”。本书是一本有特色、有味道的校史研究著作和图书馆事业史书，其中不乏出彩之处。下面谈谈笔者阅读此书后的几点感悟。

他种意义上解读“巨人肩膀”

现今各类文献中所言的“巨人肩膀”，大都指之前伟人的工作或留下来的文献资料。该术语最早出自于一位12世纪学者的一句话：“同古人相比，我们好像是坐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5个世纪后，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使得“巨人肩膀”为世人耳熟能详。殊不知，牛顿的这句话却是用来挖苦提出胡克定律的英国力学家胡克(Robert Hooke)的。当时牛顿和胡克因为光的粒子说和波动说交恶，书信往来掐架不已。针对一封胡克挖苦自己的来信，牛顿回信说：“(关于光学)笛卡儿往前迈了不错的一步，您在很多方面又对其做了丰富，特别是把对薄板颜色的思考引入哲学。如果我能看得更远的话，那也是因为我站在您这样的巨人的肩膀上。”在这里，牛顿表面上称赞胡克是“巨人”，其实是在讽刺胡克。不仅因为胡克在光学的成就还称不上巨人，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克这个人身材矮小，可能还有些驼背。抛开所谓的嘲讽成分，牛顿认为胡克在光学的成就只是“小人物”，但牛顿的研究成果确实离不开一些“小人物”的工作。实际上，对于人类“认知进化”(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些不太为人知的“小人物”也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牛顿此语，也还算是写实。本书中的“巨人肩膀”就是在此种意义上指湛恩纪念图书馆中那些普通图书馆员的工作的。关于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浏览《丰碑》的《人名

编者按：王细荣博士的著作《大世界里的丰碑——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生今世》是一本有特色、有味道的校史研究专著和图书馆事业史书，其中不乏出彩之处。本文解读此书中“巨人肩膀”的涵义，介绍此书关于图书馆实践的一些真知灼见，指出此书是一本跨界的校史研究著作，为“后代人”与“当代人”的双重角色下研究图书馆史提供一个范例，并能让读者深刻体味到图书馆史就是一部由具体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小人物”——普通图书馆员写就的历史。

索引》看出，因为本书涉及的人，虽然不乏名人大佬，但占绝大多数的还是那些在图书馆工作的普通图书馆员。

图书馆实践的真知灼见

《丰碑》不是图书馆史志，也不是纯粹的图书馆学专著，而是一本关于图书馆实践的著作。其中的一些关于图书馆实践的论述，堪为真知灼见。

第8章第2节《“利剑”的磨砺》中有云：图书馆需要建设一支多学科、高学历的图书馆馆员队伍，强调优秀的图书馆工作者是“办馆之利剑”。这些与顾廷龙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任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所强调“图书馆是一个综合性人才场所，什么学科都需要”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第8章第1节，作者效仿清末民初的藏书家章钰曾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四当斋”，提出“‘四当’图书馆”之说：作为高校图书馆，读者饥来之可以当食，寒来之可以当裘，孤寂来之可以当友朋，幽忧来之可以当金石琴瑟，即要将图书馆打造为学生校园生活不可或缺的“衣、食、师、友”。这与近年风行的“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运动不谋而合，也与几年前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所提出“图书馆应该成为一个供家人朋友相聚聊天、放松心情享受欢乐的场所……成为治疗‘社会孤僻症’的一剂良药”的大胆设想非常契合。

第8章第6节中，有关“世界图书馆”的叙述，说明的是上理图书馆力求将传统的图书馆建设成为包罗万象、超越时空的“世界图书馆”。本书中有关“世界图书馆”实践的内容，是其作者多年关于“世界图书馆”的历史研究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湛恩纪念图书馆作为一座丰碑来纪念刘湛恩烈士的最好方式，正所谓：“图书馆网站上的资源和服务，借助学校VPN的功能，可使传统的图书馆越来越接

近于突破时空限制的复合型图书馆，让上理师生在世界上任一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利用其资源与服务，从而使凝聚当今上理工图书馆人热情的‘世界图书馆’梦与各个历史时段‘大世界’里的师生对刘湛恩校长的怀念结合在一起，最终实现象征刘湛恩校长伟大人格的湛恩纪念图书馆之‘培养公德’和‘开启民智’的双重功能。”

跨界的校史研究著作

目前，业界对图书馆史研究的热情并不高，一般仅在馆庆或校庆期间稍显活跃。《丰碑》一书，不仅在拓宽我国大学图书馆史研究的广度方面有所贡献，而且打破馆庆或校庆时撰写图书馆史的惯例，即《丰碑》是其作者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工作与研究实践中而自然问世的，即作者自己所谓的“水到渠成”。另外，作者将《丰碑》一书定位为《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的姊妹篇，故《丰碑》一书无疑是一部校史研究著作。

湛恩纪念图书馆是一所高校图书馆，最早于20世纪40年代末为纪念沪江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抗日烈士刘湛恩先生而命名的，故她自然与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也与上海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不可分割。因此，《丰碑》作为一校史研究的著作，必然要横跨图书馆学、历史学、高等教育学等学科。另外，阅读此书，也不难发现其作者科学的治学态度，即注重事实，对搜集到的诸多史料，详加考证，客观述说，不为尊者讳，不为偏好囿。

《丰碑》一书也充分彰显了高校纪念图书馆兼具梁启超所倡导的“培养公德”和“开启民智”之双重功能。诚如著名文艺理论家、2014年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徐中玉教授所言：“此书不仅对图书馆学、历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者 and 图书馆从业者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广大青年学子也有一定的教化意

义。当然，书中表达的纪念图书馆是纪念馆和通俗图书馆结合的思想，以及所介绍的馆藏建设、经费筹措、管理模式和服务育人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当今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具有的现实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也被定位为图书馆用户教育的补充读物，对将高校纪念图书馆史列为图书馆用户教育或大学新生入馆教育的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

双重角色下图书馆史研究的一个范例

在《丰碑》一书中，其作者明确指出：“本书虽然总体上是一部图书馆建设实践的著作，但它同时也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图书馆史书。”《丰碑》一书以湛恩纪念图书馆的源流为线索，介绍该馆的前生今世，同时述说其各个时段的馆舍建筑、文献资源建设、服务提供、文化氛围营造、人才“利剑”磨砺等情形。由于“历史是以时间轴展开的一系列事件，既包括过去，也包括正在发生的现在，还包括即将发生的未来”，故本书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后代人”与“当代人”双重角色书写的图书馆史。

《丰碑》的作者是2004年入职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故针对湛恩纪念图书馆2004年以前的历史，他是“后代人”，而针对2004年后湛恩纪念图书馆的一些事情，他则是“当代人”。著名的辛亥革命史和孙中山研究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指出：“无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各有各的优点……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这也算是‘所见世’、‘所闻世’和一部分‘所传闻世’吧)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本书作者作为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一员，通过查阅有关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史料和他自己“所见世”、“所闻世”和一部分“所传闻世”的内容，完整地记录了湛恩纪念图书馆历史当中典型且永恒的一瞬，一些有关图书馆过去、当下的事和人，从而为“后代人”与“当代人”的双重角色下研究图书馆史提供一个范例。

(本文摘编自《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同名文章)

天还很早，红红的太阳只静静挂在天空的一边，完全没有午时骄纵的模样。人眼的是一根线，一根很长很长的线，在晨风的吹拂下微微抖动着。“快看，那风筝飞得真高。”一旁的同学兴奋地指着一处的天空喊道。我抬头，人眼的仍然是一片微蓝的天空和一轮红日，细细寻觅，终于在一朵云边找到那个小小的身影。那是风筝？我摇摇头，不是的；至少，不是我记忆里的风筝。

风筝，是记忆里春的专属。那些春天里纸糊的味道，似乎还在我鼻尖萦绕。与现在城乡一体化的景象不同，我的记忆里还有那些曾“专属”农村孩子的独特记忆。风筝，是只有在春日里才能放的，材质也与现在的不同，清一色儿都是纸糊的，几张旧报纸，剪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再拿几根竹篾搭建骨架，线是从爷爷的钓鱼竿上扯下来的——这种线最结实。三五小伙伴相约，便在田埂上比起赛来，但放得都不会太高，不然就散架了。也是，纸糊的东西能有多结实呢。

渐渐地，我们便长大了，不再幼稚地非要拆了家里的鱼竿，甚至很少再放风筝了。“小大人”的我们，会帮着爷爷奶奶照看自家院子里养的鸡鸭，会去接弟弟妹妹们放学，看着他们像曾经的我们那样“忙趁东风放纸鸢”。虽然那风筝已经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自制的简陋玩意儿，但无论如何，当一抬头看到满天

乱飞的风筝时，总觉得心里暖暖的，就仿佛牵着那根线的，还是我们一样。

再后来啊，时间便走得太快了，那些记忆久远得比风筝上牵着的线还要长。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匆匆一恍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上海，恬淡悠然的乡村，只是梦里的了。

人们都说，游子与故乡之间有着割不断的牵绊。先前从未觉得，如今却有些体会了。“嘿，想什么呢。”朋友轻拍了我的肩，问道。“啊，没什么。”不想分享心里那些微苦微甜的滋味。“我和你说说哦，我小时候可喜欢放风筝了，每回都要缠着我妈妈给我买最大最好看的，然后在公园里放。”因为回忆起美好的事，朋友的脸上满是喜悦。“你们的风筝，都是商场买的？”我问道。“不然咧？”对了，这就是不同了。朋友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小时候的记忆里面没有山，没有田，没有冬日薄雪，更没有纸糊鱼线系的风筝。他们手中的线系着的，只是斑斓的风筝，而我们的线的那头，是一整个充满乡间趣味

的回忆。

“走吧，上课该迟到了。”朋友拉了我的手，向教室奔去。跑的略有些远了，我再回头，人眼的只有一根纤细却闪着银光的线，长长的、直钻到云层里去。阳光已经有些刺眼了，我眼里不禁闪了泪光。朦胧中，我仿佛又看见了年幼的自己，在故乡的田埂上跑着，手里是一根长长的线……

乡魂

□ 黄梦丹

风筝线的另一端